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上 基度山恩仇记

The COUNT OF

[法] 大仲马 著

MONTE

CRISTO

中国致公出版社

基度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 著 王俊金 白庆德 译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上

中国致公出版社

序 言

大仲马(1802~1870)是法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以通俗作家身分跻身世界知名文豪之列,可见其在小说创作中不可低估的贡献。

大仲马出生在一个将军家庭,但是父母早丧,生活贫困。青年时代,他做过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当过奥尔良公爵的抄写员,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当过炮兵连的副连长。1848年革命时期,大仲马曾带兵进入巴黎,并编辑报纸。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后,他被迫流亡国外。1860年他到意大利去协助加里波第征战。大仲马复杂的带有冒险色彩的生活经历,为他创作出离奇曲折的故事提供了条件。

大仲马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政,憎恨复辟王朝,不满七月王朝,反对第二帝国。他饱尝种族歧视,家庭出身和不寻常的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大仲马自学成材,一生写的各种类型作品达三百多卷,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三十多岁开始从事戏剧的创作,开启了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序幕,与雨果并称为法国戏剧界的双杰。他是与当时巴尔扎克齐名的小说家,与司汤达同是当时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别林斯基称他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为背景,叙述主人公的奇遇。情节紧凑生动,处处出人意料,人物个性鲜明,富有舞台感。超乎想象的英雄、引人入胜的情节、紧张的对决、复杂却清晰的结构、幽默灵活的对话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点,最著名的有《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这些小说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大仲马逝世一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风靡全世界。

《基度山恩仇记》一向被视为通俗小说的典范,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迂回曲折。以主人公的遭遇为主线,又衍生出一些次要情节,但节奏紧凑、安排合理,把一个十分复杂的故事结构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小说开篇就引出几个主要人物以及其中的复杂纠葛,接着进入了主人公被陷害的经过以及接下来长达十四年的牢狱生涯,后四分之三写主人公成功逃脱之后命运的逆转以及冷静残酷的报复。三

条复仇的线索相互独立又微妙相关，交叉而不零乱。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离奇，一百多年以来，拥有了无数的读者，同时在法国和美国多次被拍成电影。

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是埃及王号远洋货船上的代理船长。年轻英俊、美好的前途、美好的爱情，生活似乎对这位未来的船长特别眷顾。但是，灾难就在他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降临了。一个觊觎船长之位的押运员邓格拉斯、一个垂涎他的美貌女友的情敌弗南，两个人相互勾结，陷害了主人公。审理这个案子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虽然明白邓蒂斯是被诬告的，但是当他发现其中牵扯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为了确保自己的前途，他把邓蒂斯送进了死牢。

邓蒂斯在死牢里度过了十四年，从最开始坚信自己的清白、等待着检察官的拯救，到后来万念俱灰，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关键的时候，法利亚神甫的出现给他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带来了一线光明。神甫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在他的教导和陪伴下，邓蒂斯坚定了生活的勇气，同时也明白了自己被陷害的原因。邓蒂斯善良的本性感动了神甫，在他病重之时，他向邓蒂斯透露了基度山宝藏的秘密。神甫死了，邓蒂斯抓住突然到来的机会成功越狱。

他找到了宝藏。但是他的老父亲已经惨死，他的未婚妻美茜蒂斯嫁给了他的仇人弗南。十四年的牢狱生活完全改变了他的外貌，与法利亚神甫的交往使他拥有了丰富的学识和上层社会的举止谈吐，找到宝藏使他瞬间成为了亿万富翁。他要做的就是回到那个社会去报恩和复仇。

首先他为埃及王号的船主摩莱尔先生解除危难，然后通过多方打听确定了邓格拉斯、弗南、维尔福陷害他的事实，复仇行动正式启动。邓蒂斯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地位及势力打进了这些人所在的巴黎，并且成功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他就在那些仇人的身边进行着他们始料未及的报复行动。

他利用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和纠葛，借他人之手揭露了弗南在希腊出卖恩主的非人行径。在已经成为弗南妻子的美茜蒂斯的哀求下，他答应不杀死前来与他决斗的弗南的儿子阿尔培。但是阿尔培在知道父亲当年的行径之后不再愿意为他决斗，美茜蒂斯在得知了事实真相之后也决定离开，弗南在穷途末路中自杀。

邓格拉斯靠投机发了财，邓蒂斯利用自己的财富所带来的信誉在他的银行里开了无限透支的账户。然后，他利用邓格拉斯政治投

机的特点,收买了一个电报局的雇员,用一份虚报军情的电报,使邓格拉斯折损了一笔巨款。在一步一步打击他的投机买卖之后,他一次提取五百万彻底打垮了邓格拉斯,后者企图卷钱逃跑,却落在了邓蒂斯的强盗朋友的手上,受尽折磨,一夜白发。

邓蒂斯在与维尔福一家交往时,发现了维尔福夫人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独得家产,企图下毒行凶的用心,就假装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毒药的配方。维尔福夫人为了得到家产一再下毒,维尔福为了自己的前途,逼迫他的妻子服毒自尽。同时,邓蒂斯挖掘出维尔福当年企图活埋自己私生子的罪证,在审判当场揭穿了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维尔福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发现绝望的维尔福夫人已经服毒身亡,并且毒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巨大的打击之下,维尔福疯了。

书中牵扯人物甚多,相互之间关系复杂,情节发展出人意料,大仲马把如此复杂的故事叙述得条理清晰,扣人心弦。主要人物爱德蒙·邓蒂斯在经历了种种苦难磨砺之后,从一个真诚、善良、单纯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静、残酷、心计深沉的基度山伯爵。虽然内心深处他依然是善良、真诚的,但是在维尔福一家陆续在他的设计中死去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安,如果不是因为摩莱尔爱上了维尔福前妻的女儿的话,他似乎很乐意看着他们自取灭亡。对比前后的主人公,令人心生寒意。

书中不仅主要人物写得出彩,一些次要的枝节人物也很鲜明,比如那个爱好园艺的急报员,知识渊博、善良坚忍的法利亚长老,贪婪的卡德罗斯夫妇等等。全书充满了想象力,不仅仅是基度山伯爵传奇的经历,还有诺梯埃·维尔福在风瘫之后与人交流的独特方式,包括带白色斑点的灰色马匹、永远捧满了水果和鲜花的石像,等等。还有那些机智灵活的对话,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虽然,这部书没有能够像同期的巴尔扎克的小说那么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但是作为一部通俗小说,《基度山恩仇记》一气呵成的完整结构、对当时社会全景式的描述、起伏跌宕的情节以及富有戏剧效果的对话冲突,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证明它成为通俗小说典范作品这一不可动摇的特殊地位。

编者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船至马赛	(1)
第 二 章 父亲和儿子	(9)
第 三 章 迦太兰村	(15)
第 四 章 阴谋	(24)
第 五 章 婚筵	(30)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41)
第 七 章 审讯	(50)
第 八 章 伊夫堡	(58)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66)
第 十 章 书斋	(71)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岛的逆贼头目	(78)
第 十 二 章 父子之间	(85)
第 十 三 章 一百天	(91)
第 十 四 章 两个犯人	(98)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06)
第 十 六 章 一个意大利的知识分子	(118)
第 十 七 章 神甫的黑牢中	(127)
第 十 八 章 宝库	(144)
第 十 九 章 又发病了	(154)
第 二 十 章 墓地	(162)
第 二 十 一 章 逃向何处	(166)
第 二 十 二 章 船员	(174)
第 二 十 三 章 宝库所在地	(178)
第 二 十 四 章 宝窟	(183)
第 二 十 五 章 一个不认识的人	(188)
第 二 十 六 章 邦杜加客栈	(193)
第 二 十 七 章 追忆往事	(204)

第二十八章	监狱里的记录	(215)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221)
第三十章	九月五号	(230)
第三十一章	水手辛巴德在意大利	(241)
第三十二章	苏醒	(259)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265)
第三十四章	露面	(295)
第三十五章	处斩与狂欢	(317)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329)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343)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见	(357)
第三十九章	来客	(364)
第四十章	早餐	(381)
第四十一章	介绍	(391)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402)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406)
第四十四章	为亲报仇	(412)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29)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439)
第四十七章	带白斑点的灰色马	(450)
第四十八章	人生态度	(460)
第四十九章	海蒂	(470)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人	(474)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482)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492)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506)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521)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532)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543)
第五十七章	幽会	(555)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566)
第五十九章	遗嘱	(574)
第六十章	急报	(582)
第六十一章	如何驱逐睡鼠	(591)

第六十二章	鬼	(601)
第六十三章	晚餐	(609)
第六十四章	乞丐	(618)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626)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635)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公事房	(644)
第六十八章	夏季跳舞会	(654)
第六十九章	调查	(662)
第七十章	跳舞会	(67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679)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683)
第七十三章	诺言	(693)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716)
第七十五章	陈述书	(724)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734)
第七十七章	海蒂	(743)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760)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777)
第八十章	控诉	(787)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792)
第八十二章	夜盗	(808)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818)
第八十四章	波香	(824)
第八十五章	旅行	(830)
第八十六章	审问	(840)
第八十七章	挑战	(850)
第八十八章	侮辱	(856)
第八十九章	夜	(864)
第九十章	相会	(871)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881)
第九十二章	自杀	(886)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893)
第九十四章	认罪	(899)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909)

第九十六章	婚约	(916)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925)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931)
第九十九章	法律	(940)
第一〇〇章	显身	(948)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954)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959)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963)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斯的签字	(970)
第一〇五章	坟场	(980)
第一〇六章	分享	(991)
第一〇七章	狮窟	(1004)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010)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018)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024)
第一一一章	抵罪	(1030)
第一一二章	离开	(1037)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048)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058)
第一一五章	路易吉·万帕的菜单	(1067)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073)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078)

第一章 船至马赛

那是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守望者在避风堰瞭望塔上，远远地看见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迎面驶来，他们是从士麦那经过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这时瞭望塔上发出了信号，同时派出了一艘领港的船只，绕过那伊夫堡，上船时已到了摩琴岬和里翁岬了。

看热闹的人极多，挤满了圣·琪安的阳台。毕竟在马赛这样的地方，一艘船进港是一件很值得关注的大事，更不用说是埃及王号这样气派的船只了，那船主也是本地人，而且建造装配船是在佛喜船坞，于是来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

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埃及王号已安然通过了卡拉沙林岬以及杰罗斯岬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便来到了这马赛港。船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迎风而立，但这掩饰不住它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以致那些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不祥的预兆，纷纷猜测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故，可是那些有航海经验的人一看便知，假如真的发生了不可预料的意外的话，那肯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看来，它并没有失去操纵的迹象。领港者正在驾驶着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在领港者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快速地打着导航手势，一边用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大船的每一个动作，并传达领港者的命令。

出现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那种漠然的不安，终于使其中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不等帆船入港就跳进了一只小艇靠近了帆船。并在船驶到瑟夫湾对面的地方靠拢了埃及王号。

船上那个青年见到来人，脱下了帽子，离开领港者旁边的位置走到船边。这个青年身材瘦长，约摸有二十来岁的样子，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头浓密的乌黑的头发，看上去显得极其镇定和坚毅，只有从小就经历过许多风险的人才会有这种镇定和坚毅。

“呀！您好，邓蒂斯，”小艇上的人喊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么丧气？”

“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青年回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来说，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勇敢的船长黎克勒不幸离我

们而去了。”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好好的，摩莱尔先生，对此你是大可以放心的，但可怜的船长黎克勒——”

“他怎么了？”船主松了一大口气问道。“那位尊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已经死了。”

“是发生海难吗？”

“不，先生，他是患了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对船员喊，“大家注意！准备抛锚！”

船员们立刻执行命令。总共大约八到十个海员，都马上展开行动，有的奔到大帆的绳索那里，有的奔向三角帆和上帆的绳索那里，还有的则去管理转帆索和卷帆索。那位年轻的水手环顾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迅速地得到执行，就又转过脸去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船主等了一会儿以后，接茬问道。

“唉，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黎克勒船长曾经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头就觉得极不舒服，过了一天一夜，他就开始发烧，三天以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海葬了他，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缝裹在床里，头尾放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块，就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我们把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勋章带来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辈子也总算没有白活了。”一个忧郁的微笑出现在这个青年人脸上，接着他又说：“他同英国人对立十余年，结果只能同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你知道，”船主回答，他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我们都是凡人，老年人最终还是得给年轻人让路，否则，你看见了，青年人就无法升迁了，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是安好的，摩莱尔先生，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这次航行您最少可以有二万五千法郎的利润。”

这时船正在驶过郎德塔。青年人就大声叫道：“注意了，准备降上帆、纵帆、三角帆。”

他的命令马上被执行，就好像是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落帆！卷帆！”最后那个字一落音，所有的帆都落了下来，船只借惯性以缓慢的速度向前行驶。

“现在请您上船来吧！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说道，他看到船主似乎有点着急，“您的押运邓格拉斯先生，会把所有的详细情况告诉您的。我先走一步，还得去照顾抛锚和给这只船挂丧。”

船主立刻把邓蒂斯抛给他的绳子抓得牢牢的，像水手一样，敏捷地爬上船边。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把谈话的机会留给那个被他称做邓格拉斯的人，邓格拉斯现在已向船主走来。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一脸谄上傲下相，一见就让人讨厌的脸孔，他是船上的押运员，本来就是水手讨厌的对象。但除了任务上的关系以外，他个人的作风也是为人所不齿，他被船员所憎恶的程度，正如爱德蒙·邓蒂斯被他们所爱戴的程度一样。

“摩莱尔先生，”邓格拉斯说，“我想你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了吧？”

“唉，是的！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真是一个勇敢的诚实的人！”

“而且是一个一流的海员，是在海与天之间长大的——是负责担任摩莱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的事业的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邓格拉斯回答道。

“但是，”船主说着，眼光射向了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身上，“在我看来，邓格拉斯，一个水手要懂得他的职责，实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示，不是也做得很称职吗？”

“是的，”邓格拉斯向爱德蒙瞟了一眼，露出愤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且年轻人总是充满自信的，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自作主张，竟发号施令起来了，而且还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否则早就回来了。”

“说到指挥船只的权力，”摩莱尔回答，“他既然是大副，这应该是他的责任。至于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我想大概是这只船需要修理。”

“这只船毫无毛病，摩莱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纯粹是浪费——除了上岸去玩了玩，别无它事。”

“邓蒂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那个青年，“过来！”

“等一下，先生，”邓蒂斯回答，“我马上就过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下锚！”

锚立刻抛下了，铁索擦过舷眼时发出刺耳的噪音，虽然领港者在场，邓蒂斯仍然是尽职尽责，直到这项工作完成。然后他又喊：“下旗

把旗藏好，放帆桁！”

“瞧瞧，”邓格拉斯说，“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的确可以胜任，”船主说。

“是这样的，但还得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批准才行，摩莱尔先生。”

“那并不是难事。”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我看他确实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邓格拉斯的眉际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叫我吗？”

邓格拉斯退后了两步。

“我想问问您为什么要在爱尔巴岛停了一天半？”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是执行黎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因为他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把邓蒂斯拖到一边，突然说：“圣上近况如何？”

“从外表上看，身体健康极了。”

“那么你见到他了吗？”

“见到了，是在元帅的房间里，他自己进来的。”

“你和他讲话了吗？”

“说了，先生。”邓蒂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问我关于船的事——问我什么时候开到马赛去，从哪儿来，以及装了些什么货。我相信假如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他会把船买下来的。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而船则是属于摩莱尔父子公司的。‘哦哦！’他说，‘我知道他们！摩莱尔这一族人世代代都是当船主的，当我镇守瓦朗斯的时候，我的军队中也有一个叫摩莱尔的人。’”

“没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摩莱尔，他后来升了上尉，邓蒂斯你一定得告诉我的叔叔，说圣上还念着他，

你将看到那个老军人会感动得流眼泪的,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是应该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靠一靠岸——但要是被人知道你曾带过一包东西给元帅,并和圣上讲过话,那你恐怕就要受连累了。”

“那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邓蒂斯问,“我连带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圣上所问的,又是任何初次见面的人所问的那些普通的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署的检查人员来了!”于是那青年人就招待那些人去了。

他一离开,邓格拉斯就凑过来说:

“哦,看来他已向您说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他在费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吧?”

“是的,理由极其充足,我亲爱的邓格拉斯。”

“哦,那就更好,”邓格拉斯说,“看到一个同事不能尽责,总是不太满意的。”

“邓格拉斯,邓蒂斯尽了责,这事不必再提了,这次耽搁是黎克勒船长给邓蒂斯的命令,事出有因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邓蒂斯不是有一封他的信转给您吗?”

“给我?没有呀。他怎么没有提起呢?”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以外,黎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你说哪一包东西,邓格拉斯?”

“噢,就是邓蒂斯在费拉约港留下的那包。”

“你怎么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

邓格拉斯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经过船长室门口,那扇门半开着的,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信交给邓蒂斯的。”

“他还没有和我提及此事,”船主回答,“要是有关的话,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斯沉默了一会儿。“那么,摩莱尔先生,我求您,”他说,“关于这件事,请不必对邓蒂斯提起,或许是我弄错的。”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邓格拉斯就顺势溜到别处去了。

“喂,我亲爱的邓蒂斯,你现在没事了吧?”船主问。

“是的,先生。”

“你没有去多久呀。”

“是的,我把我们的进港证拿了一份给海关人员,其余的证件,我

已转交给领港，剩下的事让他们去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你在这儿没有事情了吧？”

邓蒂斯向四周看了一看。

“没有了，现在一切都整顿好了。”

“那么你能和我一起去吃饭吗？”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我该去看看我的父亲，您的盛情我心领了。”

“好吧！邓蒂斯，很对，我早就听说你是个孝子。”

“哦，”邓蒂斯吞吞吐吐地问，“您知道我父亲近来怎么样？”

“我相信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最近我没见过他。”

“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他的那个狭小的房子里边。”

“但那至少证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境况还过得去。”

邓蒂斯微笑了一下：“我父亲是骄傲的，先生，即使他连饭都没得吃了，也不会向谁去要什么东西的，当然除了上帝！”

“好吧，那么你先去看你父亲吧！我们等着你，行吗？”

“还得请你原谅，摩莱尔先生——因为看过我父亲后，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对了，邓蒂斯，我忘记在迦太兰人家里，还有一个像令尊一样焦急地期待着你的人呢——那可爱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那不算稀奇，在你没回来的日子里，她来过三次，探问埃及王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嘻嘻！爱德蒙，你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情妇啦！”

“她不是我的情妇，”青年水手严肃地回答，“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两者是一回事。”摩莱尔微笑着说。

“我们可不是，先生。”邓蒂斯回答。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又说，“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你把我的事办得这样好，我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你需要用钱吗？”

“不，先生，我的工钱还都在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你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好儿子，那么去吧，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在航海三个月后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阻挠他，我也要大动肝火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走吧，假如你没别的事情跟我说的话。”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在临终以前，没让你交给我一封信么？”

“他连笔都拿不动了，先生，不过您的问题倒使我想起了的一件事，我还得向您请两星期的假。”

“结婚吗？”

“是的，第一是结婚，然后还得去一次巴黎。”

“好好，那么我准许你两个星期的假期吧。邓蒂斯，光卸船上的货就得花六个星期，卸完货以后，总还得三个月才能出海，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了，因为埃及王号，”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肩膀，又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邓蒂斯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叫道，“您说什么呀，难道您真的要任命我做这艘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邓蒂斯，假如我是独资老板，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把事情决定了，但你知道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谁有了一个合伙人，也就是有了一个主人。但这件事至少已做到一半了，因为在两票之中，你已经得了一票，让我把另外那一票也给你拿过来吧！我尽力办到。”

“呀，摩莱尔先生，”青年海员眼里含着泪水紧握住船主的手兴奋地叫道，“摩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父亲和美茜蒂丝谢谢您！”

“好，好，爱德蒙，别提了，上天保佑好心人！到令尊那儿去吧，去看看你的未婚妻，然后再到我这儿来。”

“我送您上岸好吗？”

“不，谢谢你，我还得留在这儿和邓格拉斯查查账。航行中你对他满意吗？”

“那得看您这个问题指哪一方面而言，先生。假如您的意思是：他是不是一个好同事？那么我就说不是，因为自从那次我傻里傻气地和他小小地吵了一架以后，向他提议在基度山岛停泊十分钟以解决纠纷以来，我想他就开始对我不满意了——那件事我本不该提议，而他拒绝也是很对的。假如您的问题是指他做押运员是否适当，则我相信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地方，他的尽责是可以使您满意的。”

“说心里话，邓蒂斯，假如由你负责埃及王号，你愿意把邓格拉斯留在船上吗？”

“摩莱尔先生，”邓蒂斯回答，“做船长也好，做大副也好，凡是那些能获得船主您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好，好，邓蒂斯！我看你是个十全十美的好男子汉。别让我再耽误你。去吧。我看你已经不耐烦啦。”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走吧，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可以借用您的小艇吗？”

“当然可以。”

“那么，摩莱尔先生，再见，谢谢了。”

“我希望不久能再见到你，我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青年水手跳到小艇里，坐在船尾，吩咐划到卡尼般丽街上岸。两个船夫划动起来，小船飞一般地从千百只帆船中间溜过去，一直通到奥兰码头。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跳上码头消失在卡尼般丽街从清晨五点钟直到晚上九点钟都拥挤着的人群里。（卡尼般丽街是马赛最有名的街道，马赛的居民特别引以为荣，他们甚至郑重其事地庄重宣布：“假如巴黎有卡尼般丽街，那么巴黎就可以成为马赛第二了。”）船主转过身来，看见邓格拉斯站在他背后。邓格拉斯表面上是在等候他的吩咐，实际上却也像他一样，用他的目光遥送那个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爱德蒙·邓蒂斯，但两人目光里的神情却迥然不同。